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講義卷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貢生臣趙　珍

毛詩講義卷三

宋 林岊 撰

鄭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無踰無折拒諫之言也豈敢愛甲兵城邑而不與父母諸兄國人之言皆可畏也亦拒諫之言也祭仲之諫見於左氏傳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

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夫國君之弟見疑於國君而國人方且說而歸之此必敗之道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

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四馬曰乘執轡如執組之為在内曰服在旁曰驂如舞者驂服和諧中節藪澤禽之府火烈而具舉揚光也阜盛也焚而田也肉袒空手以搏虎也將進於君國人愛之曰將叔無狃習戒其傷汝手乎兩服中央夾轅者上駕謂最良也鴈行與中服相次序忌語辭也善射良御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

送驪白雜色曰鴇服齊首也驂如左右手也馬遲發希釋覆矢之掤又弢其弓田事畢而閒暇皆國人樂之之辭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清人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人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四馬之甲旁旁而彊二矛酋矛夷矛倩䦨折重有

英飾矛者南楚謂之鉈音蛇又曰鋋音蟬又曰鏦音錯工反柄曰矝又曰矜巨巾反消河上地喬韓詩作鷮毛曰重喬者累荷謂刻矛頭為荷葉相重累也鄭曰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室矛頭受刃處如劍削亦曰室題頭也削音笑軸亦河上地也麃麃武貌陶陶驅馳之貌左旋以車言右抽以弓矢言中軍為容好皆觀兵之謂也鄭云御者在左習旋車車右抽刃也高克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

法將居鼓下故御在左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如濡潤澤也信正直且得為君之道是子舍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舍音赦豹飾緣以豹文孔甚也司主也晏鮮盛三英或如五總毛鄭云三德彥士之美稱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遵大

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遵循也摻擥袪袂也寁速魗棄也無我惡兮不速故我兮無我魗兮不速好我兮故相親相友之意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弋鳧與鴈言繳射繳音灼昔之不善射者賢婦以為

笑此章警其夫以視夜早起而射弋自言得禽當為加豆共肴也子謂夫也飲酒偕老琴瑟静好皆謂夫婦之平居和且敬也三章又言四方賓客賢者之来婦人相其夫以友賢若曰有知子而来者當取珩璜琚瑀衝牙之類雜佩以贈之有知子而相為和順者有知子而同好者當以問之報之鄭云豫儲雜佩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又曰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

君之歡重異國賓客也此亦古人附見者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顔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親迎壻御輪三周未必同車也舜木槿也佩有瑀琚所以納閒將將鳴玉而後行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德音不忘甚言其美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

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扶蘇小木荷華扶渠其華菡萏各得宜也子都世之美好者狂狡也且辭也橋松木也游龍紅草也充德之充也狡童有貌而無實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我貧人也憂懼不遑餐不能息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子謂大國也溱洧水名褰裳謂大國之來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豐滿昌盛壯不能行親迎之禮而俟我於其家之堂巻乃悔予之不送不行乎錦衣錦裳皆以襌縠上加爲其文之太著婦人之備飾如此而壻不親迎則不往故曰叔兮伯兮尚駕車迎已則予行矣予與歸矣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室邇人遠此相奔之辭也

衆人所啗食而甘踐履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就亦相奔之辭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夷説也瘳愈也愈其憂思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

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衿青領也佩玉佩也父母在衣純以青士佩瓀珉而青組綬學者於學校不修之時而猶思麗澤之兊毛曰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挑達往來遨遊之貌乘城可以見闕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思之深也毛云禮樂不可一日而廢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

人之言人實不信

為此詩者同姓之臣故曰維予與女維予二人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按二篇永樂大典存不載林氏講義文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渙渙春水盛瀏深貌蕑蘭也訏寬也勺藥香草殷衆也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齊古少昊之世爽鳩氏之墟鷹鷙名官爲氏司寇也其如玄鳥氏爲商之祖歟然則毛云燕至而祠鄭云吞燕卵而生以此解天命玄鳥四字皆未必然抑燕至而祠亦古春分之禮歟燕以春分而至候春分而名官其人則爲商之祖因春分而祀高禖其禮則爲

帝王之常歟爽鳩之地後有季萴逢伯陵蒲姑而後太公因之管蔡商奄四國叛周蒲姑氏與四國同為亂成王滅之以封齊是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蒲姑之地蒲姑臨淄非一邑舉其國境所及蒲姑者諸侯之號其人居齊地因號其地為蒲姑武王封太公於營丘營丘臨淄一也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其後胡公遷蒲姑獻公又遷營丘宣王時有山甫城齊事傳曰諸侯迫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齊禹貢青

州岱山之陰維淄之野太公為王官之伯康王之初丁公呂伋為虎賁氏鄭云嗣位於王官非必為太師謂在王朝耳五世哀公荒淫怠慢史記云紀侯譖之周懿王烹哀公懿王時有變風齊雞鳴其首也自哀至襄公八世著與東方之日東方未明未知何君之詩賢妃貞女者論其配夫曰賢妃論其行事曰貞女毛曰雞鳴而夫人起朝盈而君起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以蠅聲為雞鳴以月之

光為東方之明皆賢妃貞女夙興警戒之辭也蟲飛薨薨即蒼蠅之鳴於東方且明之時賢妃之意若曰卧而同夢固所樂也會於朝者且思歸矣無庶予與子之憎乎予夫人自謂予夫人謂其君也古者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退而治其家事春秋之君有酣飲於壑谷而羣臣之朝布路而散者此已事之明驗君當夙興以視朝然後羣臣動息進止有其常節而聽政治事各不失其時歟書傳夫人御於君所之禮

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雞鳴待太師告御之正法夫人欲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亦同纚韜髮廣充幅長六尺笄簪也特牲饋食士昏禮皆云纚笄綃衣綺屬其繒本名曰綃染以黑鄭意夫人以展衣見君褖衣御君首服次𦏁居則纚笄總與王后同非有經典明文與毛異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子之便捷還然兮值我峱山之閒兮並行驅馬從逐兩肩獸兮又揖耦我謂我甚儇利兮我呼子還子揖我還報答相譽也茂好昌盛臧善也七月曰獻豜于公肩是大獸三歲曰肩牡貛牝狼其子㺒絶有力者

名迅膏可煎曰𦟝膏皮可裘曰君右虎裘左狼裘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充耳以素絲為之紞其末飾之以瓊華為瑱尊者用金卑者玉雜或用象瑱門屏之間謂之宁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著與宁音義同壻親迎女家主人揖入賓執鴈至廟門三揖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

再拜女立於房中南面壻於堂上待之拜受即降出婦從降至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也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懸瑱之繩用素魯語敬姜親織玄紞紞繩也以雜色舉玄者舉夫色之尊者言之耳天子諸侯五色卿大夫士三色此言見素取其韻句耳瓊玉之美石華色有光華尚飾也就紞而加飾嫌人臣用玉故傳云美石色似瓊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姝然美好也闥門内也發行也即就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朝之正法羣臣别色始入晞明之始升物見日光而露乾樊藩也柳木柔脆圃菜園兼植果蓏挈壺氏以

水火分日夜水為漏夜則火照漏刻冬則爨水而沸之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太史立成法四十八箭是分日夜之事乾象諸歴唐貞觀太史冬至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增減或九刻半或十刻半每氣之間加減刻數不可通而為率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懐止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

曰庸止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按此篇永樂大典韻存不載林氏講義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甫大也莠草也忉忉憂也準功治田穀乃可獲勤身修德功乃可立童子婉然而少孌然而好總聚其髦

以為兩角丱然兮未冠弁者總角衿纓幼稚如此與別未幾經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為成人兮冠禮始緇布次皮弁次爵弁三加冠喻君能善身修德未幾時而可以立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盧犬其環鈴鈴然有聲重環子母環大環貫小者鋂一環貫二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韓國盧天下駿犬

東郭逡海内狡兎韓盧逐東郭逡山三越岡五兎極犬疲盧田犬也環在犬頷下如人冠纓故注云纓環聲言古之君美好且仁恩且多才且勇壯皆百姓樂之之辭與孟子告齊王田獵同意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敝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魴鰥之大魚鰥大盈車

其餌半豚古鯤鱳通用里䓿曰魚禁鯤鮞鳥翼鷇卵

鄭又以為小魚也夫人之往獨不可制其從者予如

雲如雨言其多也魴伊洛濟潁有之細鱗魚之美遼

東梁水特肥而厚尤美語曰居就糧梁水魴鱮似魴

厚而頭大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頭尤大而肥者

徐州曰鰱曰鱅幽州曰鴞鶅曰胡鱅唯唯魚行相隨

出入不制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

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車聲薄薄用方文竹簟以為車蔽曰茀在車後又有朱色之革為車之飾獸皮治去毛曰革鞹是革之别名皮革為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為之飾文姜發夕至旦來與公會而公就之也四驪物色之盛且濟濟而美垂轡濔濔而衆齊子豈弟豈弟固為樂易以語文

姜非美德也鄭曰猗䑋夕讀愷為闓悌為圛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賈氏奏古文圛為悌圛明也䑋夕侵夜也闓明侵明也汶水之上有都彭彭多貌䎘翔彷徉也儦儦衆貌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猗嗟嘆辭猗心之不平嗟口之唶咀昌佼好也貌甚昌盛形狀頎然而長抑然而美色者其額顙上揚廣兮美目揚眉眉毛揚起也巧為趨步舉動蹌然兮射則大善孔子説文王之狀黯然而黒頎然而長二章目上之名甚平博兮又有美目及目下之清亦美兮威儀容貌備足兮終日射侯其矢不出正之内兮此誠我齊侯之甥而人以為齊侯之子姊妹之子曰甥大射張皮侯設鵠賔射張布侯畫正正以絲為之大

如鵠鵠以皮為之大如正侯長一丈八尺正長六尺長一丈四尺者正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者三尺三寸少半寸故曰論其長短則正居侯中三分之一論其廣狹則正皆廣二尺王六耦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四耦二侯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三耦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三耦豻侯樂以采蘩五節二正節者樂為射節也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五正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黄玄三正損玄黄

二正畫以朱綠大侯九十弓糝七十弓豻五十弓量以貍步弓下制長六尺弓有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也正者正也齊魯名題肩鳥為正捷黠者變壯好也三章容貌變然而好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舞則齊於樂節射則中於正鵠每當重射四矢皆反復其故處中其正鵠足以捍禦四方之亂兮男子初生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儀禮大射初使二耦射之未釋獲射訖取矢復君君與卿大

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於樂節注君子之於事始取尚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糾糾然稀疏之葛屨猶繚繚也夏用葛冬用皮皮屨

以絲為飾少儀云國家靡敝君子不屨絲屨夏葛屨
猶用絺綌當暑也若行禮之服夏猶用皮朝祭屨舄
各從其裳之色屨舄之飾有絇繶純夏日所服之屨
冬日猶謂可以履霜儉也摻摻女手未三月雖見舅
姑未見宗廟亦未成婦裳者男子之下服婦人衣連
裳其新來嫁謂可縫裳亦儉迫之意也要是裳褄襋
是衣領言婦人女子服其衣裳容貌安詳審諦提提
然至門之時不敢當夫之揖宛然而左辟之又佩其

象骨之揥以為飾佩服之華非不美也惟其風俗儉嗇人懐褊心是以刺之耳夫人君者貴於有德以移風易俗魏地陿隘俗又機巧魏君當知其不可而以政教反之今不能而使民俗益復趨利且將至於亡故國人刺之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

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汾水之漸洳我采其莫以為菜之子之美則不可以尺寸量矣然非公路之所宜也桑可蠶藚音續水蕮也公車主君之軞車庶子為之晉趙盾以庶子為公行主君兵車之行然則公路公行即一官也服虔云軞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公族者主君同姓昭穆晉國公族之官適子為之掌君宗族趙盾以趙括為適遜之為公族成十八年晉荀會欒黶韓

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悌是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謡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桃之實可以為殽棘棗也園棗之實可以為食大夫指言憂之將不得食也我歌且謡謡聲消揺也不

知我者謂我驕逸且責我曰彼人是哉子之歌謡何其爲乎我心之憂其誰能知其誰知之我葢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也下章大抵同意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来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来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来無死

多草木曰岵無曰屺我行之時父戒曰嗟汝我子也

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起夜寐若至軍中在部分行列之時尚謹之哉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有誅三章同意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間家人共采桑於其地男女無別閑閑往來十畝之外地傍徑路行非一家泄泄多人之貌還者相呼而共歸逝者相呼而共往古者農田百畝遂人

夫一廛百畝司馬法畝百為夫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六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其廞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植墻下以桑漢志田中不得有植恐妨五穀此言大法耳從民所便田或有桑一夫百畝今此十畝未必即然舉其陋隘耳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坎坎伐檀為輪輻置之河涯待河水清澄且有波漣猗然風行吹水成文曰漣猗辭也漣直淪水波之異

漣瀾同義大波為瀾小波為淪直波為徑瀾渙瀾淪

瀊淪徑徑涎也襄八年左傳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緯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廛者民居之名夫一廛曰百畆與市廛之征居宅同名鄭玄云廛民居區域里居也要之古者市則任其商賈之廛而不征其物乎宅則㫖與民居而不任以市廛之賦乎貀子曰貆貀名貜貜乃刀反江東通呼貉為貁貛宵田為獠夜獵載鑪照管子曰獠獵畢弋獠獵別名也冬獵曰狩狩亦通名又火田亦為狩孫炎曰放火燒草

守其下風也毛云萬萬曰億三歲曰特三百億禾秉之數也古法十萬為億方者為倉圓者為囷熟食曰飧水澆飯亦曰飧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徳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碩大也一曰鼫鼠五技鼠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河東大鼠能人立或曰雀鼠去汝者我往之他國將去汝國也

唐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

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瞿瞿休休皆顧禮節之儉也蹶蹶敏也蟋蟀蛬蜻蛚也趨織也王孫也語曰趨織鳴嬾婦驚九月在戶十月在堂入我床下矣聿遂也除去也康樂也職主也荒大也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

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樞刺榆㜷亦曳也走馬曰馳策馬曰驅愉樂也栲山樗杻檍語曰㯹㮋栲漆相似如一陸璣云吳人以山㮋葉為茗檍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蘂正白盖樹官園多植之名曰萬歲取名於億萬材可為弓弩幹也洒以水灑地而埽之考擊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揚激揚之水波流力弱也鑿鑿白石堅明也以素為衣丹朱為緣綃繡為領魯詩以綃為綺屬上刺繡文諸侯之中衣也國人欲造此以從桓叔爾雅黼領曰襮繡刺黼文以褗領也中衣祭服之裏衣如深衣連

衣裳而純之郊特牲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也

鵠亦曲沃邑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

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

遠條且

聊語助也椒之叢生實大者名為檓蜀茶吴茗或皆

合煮其葉以為香檓茱萸也實捄也蕃衍盈升盈掬

言其多也彼其之子謂桓叔也碩大無朋謂得國也

其大無朋類可比也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將殺昭公而求入焉條枝長也且語辭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毛以為婚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此三章皆舉正時也參白虎宿

三星在天十月始見東方在東南隅十一月十二月正中直戶正月月令孟春之月昬參中纏綿束薪而有所見邂然而歎曰今此何月之夕而得見良人乎子兮子兮當如此良人何妻謂夫為良人言不可柰何矣粲三女亦衆女之美稱周語密康公游於涇三女奔之母曰女三為粲大夫一妻二妾此男謂女舉其衆美之辭也鄭以三星為心心火星也又以仲春為婚之正時皆異義鄭謂二月之昬火星未見之時

當嫁娶見則晚矣三月末四月中昏而火星始見東方四月末五月中則在隅五月末六月中則心直戶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心三星中獨明天王前後子屬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二月日體在戌斗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卯宿故稱合宿昭十七年左氏火出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以三月為五月心之始見東方自三月則然矣凡取星辰多取昏旦之見為候此以未出將見為候

心為明堂火為大辰三月昏時心見辰上使出火九月黄昏心伏戌上使納火司爟職哀十二年左氏火伏蟄者畢此取己伏為候也說苑鄂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得與搴舟水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邂逅即邂逅相遇之意毛公解說之貌解音蟹說音悦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

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而葳足庇本根矣君與宗族乃不相比獨行於國踽踽然無所親暱豈無他人異姓之臣乎顧其恩親不如我同父之人耳則又戒異姓之臣曰嗟夫汝君所與共行之人也汝何不輔君為政令焉君無同姓之輔而倚仗於汝胡不推佽而助之焉親已見踈疏猶冀助也釋詁輔為俌佽

古次字相推以次第助之睘睘亦獨行無所依無所親暱之貌杜子有赤白白者甘棠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語曰澁如杜杜木理韌可為弓幹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羔皮為裘豹皮為袪袂可回肘二尺二寸之節袪尺二寸袂口也居居究究惡也北風攜手同行碩鼠適彼樂國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如

此然深指曲沃以戒之也褒亦為襃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

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

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

天曷其有常

肅肅聲也鴇連蹄不樹止喻不得所也王家之事無

不攻緻盡力為之既無黍稷我之父母當為何所依

怙乎悠悠乎遠者蒼蒼之上天何時乎俾我得其所
免此征役之苦窮則反本困則告天物叢生曰苞齊
人名曰稹叢緻也根相迫迮梱緻貌栩杼也柞也櫟
也其子皂斗其殼為汁可染皂京洛言杼汁昭元年
左氏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不堅緻不攻牢也不
能者筋力疲極欲歸而不能也行列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
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来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杜生道左人所休息人不休息者由其孤特獨生陰涼寡薄也噬逮也至也周曲也君子之人噬肯来於我國義之與比求則得之君當中心誠實好而求之何但飲食而已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亾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

蘞蔓于域予美亾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亾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蒙於楚木蘞生蔓於野中興婦人生於父母而外成於夫家也我所美之人亾誰與居乎婦人之怨也禮大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

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苓大苦首陽河曲之内苦苦菜荼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肥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内則濡豚包苦人之讒言謗訕人欲使見貶退稱薦人欲使見進用皆是也王肅諸本皆以為為僞舍而勿聽彼何得焉拒讒之方也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有車衆多其聲鄰鄰有馬衆多其中有白顛戴星之馬又始有侍御之臣欲見秦仲必先有寺人之官令請之周禮天官内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内五人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夏官天子有寺人掌内

人及女官之戒令又有小臣掌傳命令諸侯寺人無官内外阪上有漆木隰上有栗木既見秦仲並坐鼓瑟人皆願立其朝故曰今我不樂過此以往徒自使老後於寵禄無有得樂之時矣古者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耋者七八十歲之稱色如生鐵也亾者謂亾此樂也古者内小臣寺人以備宫中傳命令與夫汛埽之職然在君左右謂之近習不可假之以權倚之以事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終有三儒之

禍晉文公與寺人議以趙襄為原大夫識者譏之秦使寺人國人歌之其實初興之時已隱亡國之證其後始皇用趙高亡國君子以為閹官如烏喙毒藥斷不可委用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襄公乘一乘駟鐵色之驪馬既肥大又善良御人執

其六轡在手不須控制之公之臣有能媚於上下之子從公而往田狩駟馬内轡納之於觖故四馬而在手惟六轡大叔于田如手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此言在手不假控制也文王四友予曰有疏附能使疏者親附二章言田獵之時虞人奉是應時肥大之牡獸驅以待射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自射舍放矢括則得其獸矣鏃爲首拔爲末家語孔子與子路論矢括而羽之鏃而礪之矢末爲括也佐車田僕

驅逆之車逐禽由左禮之常法三章遊于北園四種之馬既已閑習輶輕也調試輕車置鑾於鑣以試戎馬既調和矣載始也又始試習獫與歇驕之田犬皆曉達搏噬之事天子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諸侯無種戎長喙獫短喙歇驕乘車謂玉金象大戴保傅篇韓詩内傳鸞在衡和在軾此田車鸞在鑣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

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先啓行之車曰大戎後行曰小戎言卑小之戎車既淺短其收軫軫車前後兩端之横木收歛所載大車深八尺兵車四尺四寸故曰俴又有皮革五節束縛歴録此梁輈使有文章綵歴録之稱也輈轅也梁輈

上曲鉤衡衡軛也輈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居衡之上向下勾之衡橫居輈下如屋梁馬又有游環在服馬之背以貫驂之外轡自衡至軫係以皮一條當服馬之外脅謂之脅驅以此皮止驂馬之内入陰板之前又有皮為靷以白金灌沃靷環相續之處飾靷端也與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曰陰板垂輈上陰映此軓所以陰蔭也皮靷係陰板上為驂之引衡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不當衡橫軓之前别有驂

之二靷以引車也驂首不與服齊左傳射兩鞅註曰
車軛又馬頸即衡之下有二服也兩靷將絶是別有
驂二靷也車上又有虎皮之茵蓐又是長轂之戎車
大車之轂長尺半兵車之轂三尺二寸又駕騏馵之
馬騏青黑綦文後右足白曰馵其車馬之備如此二
章言兵車所駕四壯之馬肥大而又善良御人執其
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騏馵中服騧驪外驂驂兩
騑也有騑乃成駟身鬣俱赤為騂赤身黑鬣為駵驪

鐵驪黄馬黑喙曰騧盾以木為之畫龍合而載之以蔽車驂馬内轡之末鋈金以為觼軜之於軾前煎白金飾皮為觼以納物四馬八轡皆言六轡者二轡則係之也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於脅驅内轡不須牽挽故納驂内轡係於軾前其係之處以白金為觼也三章俴薄金甲以被四馬戰馬皆甲金厚則重此既得宜甚羣和矣三隅矛有三角銳底曰鐏平底曰錞以白金為錞也

繪畫雜羽所飾之盾文章苑然而美干伐皆盾别名
司兵掌五盾註干櫓之屬櫓為大盾伐為中干𠔋謂
雜色虎皮為弓室馬有金鏤之膺執其膺揭膺胷也
盖金飾帶若唐婁胷巾車樊纓註如鞶帶之鞶馬大
帶乃在腹之帶此在胷之帶也交二弓於韔中顛倒
安置之韔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為
之閉一名韔紲縏也一曰置弓韔裏以繩紲之弓人
註紲弓韔此義也緄縢以繩約弓納之韔二弓備折

壞孔曰以竹為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玉金輅以玉金飾車此兵車但金飾馬之膺帶耳玉金象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革路樊纓以絛絲飾之此兵車馬帶用力多用金為膺飾取其堅牢銅鐵亦金也既言車馬備具又言兵甲矛盾備具如此故序曰國人矜之也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玉者所以比德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孚尹旁達信也鄭云五德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

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記十德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西戎亦板屋矣征伐不休婦人心中委曲念之二章言體性温然在敵人之邑方欲以何時為還期乎何為了然不來使我念之也三章言我念君子有寢有興之勞體性猒然安静秩秩然有揩知其德音遠聞如此善人久供軍役故閔念之謂吾君何不使之覿德徒使之覿兵乎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之草雖盛而未堪家用必待白露凝戾為霜戾燥也然後堅實中用八月九月霜降葭成葦可為曲薄充歲事葭之得霜猶國之得禮也所謂伊人在水

一方逆流而從之則道險且長順流而從之則宛在水之中央望禮而未見之義也未已未晞皆言飽霜露也水草交曰湄湄水𤀹爾雅重甗曰隒隒是山岸湄水岸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不正相當出其左右皆迂迴取與涘沚為韻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孔曰君當務崇明德無使不宜言其宜以戒其不宜

條山椒亦曰楢山榎也梅楠也郭璞以為似杏實酢

陸璣以為柟木理細緻於豫樟終南山與上庸新城

通多樟柟錦衣毛以為雜綵衣也鄭以為狐裘狐白

裘上加錦衣為裼其上又加皮弁服玉藻注云君衣

狐白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

之者裘褻也詩衣錦褧衣錦衣上復有衣鄭以裼衣

象裘色狐白之上素錦為衣皮弁服白布為之玉藻

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錦爲裘之褻衣非裼上之正服也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麑裘在天子之朝廷服狐裘歸國則不服之孔子荅曾子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此鄭義也紀基也終南山道名畢其邉若堂之牆蓋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周禮注黻皆在裳此言黻衣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顔色容貌赭然如厚漬之丹其儀貌尊嚴如是其得人君之度也哉

交交黄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然而小者黄鳥也往來止于棘木之上得所也

奄息百夫之中孤特秀立雄俊者也𠍾扈交交猶佼佼飛而往来貌傳子車爲子輿字異義同詩或名或字取其韻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鴥然而疾飛者晨風之鳥也鬱積而茂盛者北林之

木也木茂而鳥知歸矣穆公未見君子則憂旣見君
子則樂如何康公忘我實多矛櫟橡也有梂彚自裹
秦人謂柞櫟其子房生爲梂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食
虎豹音如鼓倨曲也山有木隰有獸國有賢也陸璣
梓榆皮青白駮犖遥視似駮馬箋傳不然唐棣亦曰
常棣檖赤羅山梨楊檖也一名鹿梨一名鼠梨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舅甥氏姓必異書傳通謂爲舅氏舅之言舊尊長之稱謂母昆弟也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至於渭陽者東行送舅於咸陽之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瓊者玉之

美名瑰是美石之名佩玉天子用純諸侯玉石雜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按此

篇永樂大典缺卷

毛詩講義卷四

宋 林岊 撰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子者謂國君也公羊傳百姓安子諸侯說子謂魯隱公山有樞子有衣裳謂晉昭公子之遊湯兮在宛丘

之上兮信有淫情兮威儀無法兮無可觀望兮毛謂宛丘四方高中央下宛宛然郭璞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洵信也坎坎擊鼓之聲在於宛丘之下無間冬夏常持鷺鳥羽翳身而舞值持也鷺舂鉏頭翅背有毛可為睫攡頭上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楚威王時朱鷺合沓飛翔来舞舊有鼓吹朱鷺曲缶瓦罷盎盆也離不鼓缶注艮爻位近丑丑上有弁星似缶又秦王鼓缶樂罷也坎樽酒簋貳用缶注云爻辰在丑

丑上值斗可斟斗上建星似簋建星上有升星似缶

王人出會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又為酒罷也

比有孚盈缶注爻辰在未上值東井汲井用缶襄九

年具綆缶又為汲水罷也孔氏曰缶可節樂若今擊

甌又可盛水盛酒今瓦盆也翻亦為纛舞者所以自

敝翳鼓舞戲樂當有時節無復節度所以刺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

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

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榆白曰枌栩杼也子仲陳大夫氏禮以王父字為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仲者婆娑盤辟舞於枌栩之下男子棄其事業候良辰美景歌舞淫佚見朝日善明無陰雲風雨可以相擇而行樂耳彼南方之原氏有女國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于逝者曰可以往之所會之處矣或有績其麻或假云有績者以麻總而行䟴數績麻之縷麻

縷每數一升用繩紀之我則視汝顏色之美如荍之華汝則遺我以一握之椒皆相悅之詞也鄭以鬷為總集蓋取商頌鬷假為總集之意荍芘芣一名蚍衃荊葵也椒實芳物芬香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淺陋衡門之下猶可棲遲遊息喻人君不以國小則

不興治致政也泌者泉水涓流不已乃至廣大洋洋觀者可以忘飢亦取義於可以也孰謂國小不可以為政乎衡古横假借字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横木棲遟行步之息泌亦為毖邲風毖彼泉水𢇛毓曰感激立志慷慨之喻齊伯夷之後主四岳周語作四岳賜姓曰姜宋契之後商之尚𪨧舜封契於商賜

姓曰子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

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池水可以漚柔麻可緝績爲衣服彼美善之賢姬實可與君對偶而歌以君淫昏思得賢女配之考工記㡛氏以涚水漚其絲楚人曰漚齊人曰涹烏禾反歌者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化人君君與之偶歌相感切相風化以爲善也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成九年左氏引逸詩雖

有姬姜無棄憔悴紵亦麻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歳種荆楊歳三收唐官園歳再刈刈便生剥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得其裏韌如筋者曰徽紵南越紵布用此未漚為茅已漚為菅陸璣菅似茅柔韌宜為索漚乃善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昬以為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昬以為期明星晢晢

邶風士如歸妻迨氷未泮荀卿書云霜降逆女氷泮

殺止霜降九月氷泮二月也荀之意自九月至正月皆可為昏毛公親事荀卿家語羣生閉藏乎陰為化育之始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霜降婦功成嫁娶者行氷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媒氏仲春之會毛謂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昏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許以仲春會耳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仲春為昏月氷泮為請期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

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士昏禮執燭前馬親迎以昏取陽往陰來之義女留他色不肯行乃至大星煌煌然之時猶不至也牂牂肺肺盛貌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墓道之間幽閒希覿行人之迹故有此棘斧可以開

析而去之墓塜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塋域謂之墓斯離也師傅輔相人君故云傅相昔久遠也梅未謂惡木鴞集來鳴其聲惡矣佗之體性自善由有惡師鴞亦名鵩與梟一名鴟非土梟也如鳩而綠入人家凶肉可羮臛及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以有口告之嫵使工歌之

防有鵲巢卭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卭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防邑之中有鶻鳥之巢邛丘之上有美苕之草木多
故鶻巢焉地美故苕生焉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陵
苕生於下濕此生高丘一曰翹饒旄丘之葛阿丘之
虉美草多生高丘侜張幻惑欺誑人者唐是門內之
路廟中路亦曰堂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亦謂之陳堂
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甓瓴甋也一曰瓴甋鷊小草
有雜色似綬文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

佼人懰兮舒慢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月之初出其光皎然而白兮佼好之人如月之色其形貌又僚然而好兮行止舒遲姿容又窈糾而美兮思之不見勤勞我心悄然而憂悶兮皆好色之詞也

餘章同義悄悄慍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林夏氏之邑在國外從夏南者從夏氏子南之母也夏南者以氏配字夏氏者子南因其祖字子夏為夏氏既曰胡為乎株林又曰匪適株林反復言之疾之也駕一乘之馬向夕而説舍於株林之野乘我一乘之駒早朝而食於株林之邑朝夕往來可惡之甚也或曰并儀行父而疾之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

寤無為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

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陂障也澤畔有障水之陂岸内有蒲荷荷指芙蕖之

莖菡萏指芙蕖之華女體柔弱如蒲顔色之美如荷

傷如之何思之切也目涕鼻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

芙蕖之莖亦曰茄其葉曰蕸其本曰蔤白蒻在泥中

者其華曰菡萏其實曰蓮其根曰藕其中曰的青皮

裹白子於蓮房中者也的中有青曰薏薏味苦的蓮

實薏中心也郭璞曰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里語苦如薏樊光注爾雅引有蒲與茄蘭是芬香之草悁悁猶悒悒也

檜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諸侯朝於路門外之朝曰内朝其服緇衣羔裘退適

路寢聽大夫之政不易服是在朝在堂同服羔裘若依法設燕羣臣則亦朝服於寢羔裘玄冠用緇布衣以裼之裼衣之上其正服明亦緇色今檜君乃以為遊燕之服非宜矣遊燕之服不過用玄端深衣也狐裘者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論語有黄衣狐裘鄭以既蜡息民而臘祭先祖五祀黄衣黄冠必用狐裘疑狐裘之當用於此而禮又有君子狐青裘豹褎司裘注以狐青為人功微麤者則黄者狐之本

色而白裘青裘色之異要之狐裘之美而非可以朝者歟鄭曰狐裘以朝是以祭服朝未必然也又解經者曰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亦未必然也檜君取其美潔而不顧禮文之常也大夫諫此以去之舉微而知著矣豈不吾君之思乎心勞而憂憂而傷忉忉然勞之甚知國之將亡也如膏潤澤如脂膏也膏古報反日出有曜其光映日也悼者心神震動哀傷之至也檜者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後妘姓之國左傳少

皡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楚世家乃以重黎為一人非也又重為南正黎為北正實兼祝融故亦曰火正也又本出於高陽氏顓頊命之歴高辛氏也鄭語祝融之後八姓已姓昆吾蘇顧温莒也董姓騣夷豢龍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禿姓舟人也妘姓鄢檜路偪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後通楚為芈姓也唯妘姓檜者處祝融之墟其封域在古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武王封檜子爵詩譜疑其

起於夷厲二王之時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鄶平王之初武公乃滅之也虢在滎陽鄶在密縣北此風當附之新鄭如魏附之晉邶鄘附之衛乃為是乎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藴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喪必冠衣以布素者絹素也練而後素冠素衣韠者

祥祭朝服素韠時人思薄禮廢不能終三年之喪故詩人思見其練祥之衣冠裳韠而猶不忘哀者夫人急於哀則其貌欒欒而瘦瘠慱慱者詩人之憂勞也傷悲藴結皆願見之切也同歸如一者愛慕之之深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銚弋之生猗儺枽順天少也沃沃壯佼也舉草之枽見君之不能自立人孰不樂其君之有知識有室家而疾其淫恣不如其無之可樂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懐之好音

風非中律之風發發者回飄者車非安行之車偈偈者嘌嘌者顧瞻周道之滅夫豈其然中心所以怛兮

弔兮而傷也誰能烹魚我則為溉灌釜鬵助之也一曰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illegible]曰甑也舉類而言也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矣誰將西歸乎檜在周東思周西也我則懷之以好音愛之也懷歸也鄭云好音周之舊政令也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蜉蝣小蟲朝生夕死一曰渠略糞中蝎蟲楚楚整飾采采衆多掘閱者初生掘地而出形容鮮閱又生羽翼白布衣如雪甚鮮潔也衣裳皆布而色白如雪惟深衣為然諸侯夕服深衣國將亡滅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君子為候迎賓客之人或荷揭戈與祋在道路之上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是愛小人過度也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諸侯候人之徒必少於天子曹之君子非為候人之官長為其徒中之員耳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關無禁掌訝以禮送迎詔賛進止候人荷戈兵防

衛姦冠職異異官也廬人戈柲六尺六寸殳尋四尺
說文杸殳也桓二年袞冕黻珽芾是配冕之服易困
卦九五困于赤芾祭祀所用也皮弁素韠韠之制下
廣二尺上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芾
之形制同尊祭服則異其名祭服曰芾他服曰韠一
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玉藻注
此曰玄冕爵弁服之韠故曰芾韠也其芾字亦為韍
韍蔽也亦為黻則左傳所載是也緼赤黄之閒色所

謂韎韋珩佩玉之珩黒謂之黝青謂之葱大夫以上

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乗軒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入曹

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乗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

狀鵜鶘也俗曰淘河羣飛入水食魚喙長尺餘直而

廣口中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小澤有魚羣共抒水

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共食之南山能興

雲者也薈蔚雲升喻小人乗時之得志也季女未從

人者也婉孌而好季女之斯飢喻君子潔齊者之困

窮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母常在桑子自飛去言不移也七者其數梅棘所在之處均一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如結者堅牢不

散如物之裹結舉其帶弁德稱其服韋弁即戎冠弁從禽弁絰弔凶皮弁視朝及入朝色如騏馬之文鄭曰皮弁㑹五采玉璂注璂結也書四人騏弁執戈注青黒曰騏兩存之帶則維是絲為之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大夫以上大帶用素絲又有雜帶君朱緑大夫玄華士緇辟是雜色飾之也正是四國非為州牧不得為四國之長僖元年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諸侯之長侯

伯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冽然而寒者下流之泉從上溜下出曰沃泉一曰縣出也苞本也稂者莠也禾秀為穗不成崱嶷然謂之童粱一曰宿田翁獨與浸稂舉稂以見禾也蕭著佳

草也愾然我寤寐之中覺彼周室京師之明王周京周室所居之京師師衆京大天子居也苗芃然而盛以陰雨膏澤之故四方之國有從王之事所以得治者郇國之侯為伯有恩德勞來之也僖二十四年傳富辰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定四年祝鮀說文王子唯曹為伯爵是郇伯非爵也凡諸侯有事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也昭五年傳小有述職大有巡功服虔云諸侯適天子

曰述職謂六年一會王官之伯命事考績述職也莊二十三年傳諸侯有王有王者謂朝聘天子也上有明王下有賢伯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則黍苗所謂召伯勞之是也

豳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
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
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
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鶪八月
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
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
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五
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

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首章衣食之本也言七月火星流矣火心星也以壽星析木大火之次而言則大火中次也以角亢氐房心尾箕而言則心中星也六月之時火星昏中而人知暑極將退矣七月之時火流而西人知寒將至矣故思九月之霜降而授衣以禦寒也尊者授卑貴者授賤幼者授老皆授也其於九月而授者自五陰之月以後至於六陰皆授衣時也一之日則一陽之日

十一月也陽方復而陰未剥觱栗而風寒二之日則
二陽之日十二月也陽旅升而陰澤腹栗發而氣寒
無麻絲之衣無狐貉之褐何以卒此歲乎此幽人之
勤於女功而不待教令也耜耒端之所施也畟畟良
耜之利可以測土趾足也農之趨田力穡三陽之日
正月也于往而事耒耜四陽之日二月也舉足而無
不耕播矣同我婦子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田畯大夫之官出入阡陌者也甫田曰曾孫来止以

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以
曾孫之恭貴猶有省耕設饋之勤田畯其敢不勤於
勸相乎見饁而喜風雅凡三言之耕者亦曰吾大夫
之喜非私喜也此豳人之勤於田事不待上之教令
是風俗之成也二章再言流火授衣以下皆衣也當
春日之始陽倉庚鳴矣女執深懿之筐遵循小徑求
穉桑以食始生之蠶及夫春日之遲遲舒緩采蘩蒿
以熯蠶祁祁衆多女心感物之化躬事之勞因時而

嘆且與幽之貴介公子躬率其民者同時而出同時而歸也國之公子自君至於卿大夫之子也一曰將歸公子有遠父母之悲風俗之厚也八月萑葦則言陽歲之時覩流火而思授衣且於四陰之月預求萑葦以為曲薄及至次年蠶月而取桑以食蠶遲日以陽言蠶月以陰言此謂三之日夏之三月也兼日月而言見陰陽之將更代也條桑者先條理而後采之或取斧斨以伐遠揚者落其枝而采之也或猗束荑

桑不待枝落束而采之也鶪伯勞也伯趙司至夏至來冬至去三陽之月七月聞其鳴而知其將寒之候與流火授衣同意鶪感陰而鳴於仲夏其聲至秋而變必有辨者四陰之月絲事畢而麻事起古者女有同功共績鄰燭分光之事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易黄裳元吉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爲公子裳鄭云厚於其所貴者愛君之情也六陽之日爲四月不以日言陽極陰至也葽草感陰而先

秀蜩螗蟬蜕而飛鳴積而至於四陰之月為八月田禾可穫陰氣浸盛山林隕籜鳥獸氄毛又積而至一陽之日為十一月乃思取皮毛為絲麻之助衣褐之用往搏彼貉自為裘也取狐貍為公子裘獻良裘也所謂狐白裘之類愛君之情也因取裘而言田獵二陽之日為十二月君臣民庶習兵而俱出田農隙而講武事纘繼功事也一歲曰豵則私之三歲曰豣則獻之愛君之情也公事畢治其私事以三豣而推之

物之於寒由外漸居於内五月而斯螽揺動其股六月而莎雞振迅其羽七月而蟋蟀在壁中者出居田野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在室户之内十月入我之牀下蟲既近人大寒將至穹窒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其出窒塞北出之向墐塗荆竹所織之户幽人曰我之婦與子當此歲行將改之時且入此室以安以處而少休一歲女功之勞乎仲冬陽始萌古人以為改歲之漸六月食鬱及薁至萬壽無疆此皆言食也鬱

奠果類可生食癸菽待烹煮而食棗飴蠶以甘之與夫凍醪旨酒皆所以助養老也老者安之孔子之言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孟子之言也孔孟之言即風化之本也疆場有瓜丘中有麻惜惜瓠葉俱落其實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瓜荼以為食樗木以為薪食我農夫老壯異食也九月則築菜之圃以為蹂踐禾稼之場十月則納於倉庾矣黍也稷也先熟之穋後熟之重麻也菽也麥也一歲所收也豳人曰

嗟乎我農夫稼之同登矣宜上入都邑而執其宫室之功役乎或助公田或治私室晝則取茅夜則絞繩亟其治屋或於五畝之宅或於中田之廬其於來年初播百穀耕耘之事又新老幼分居野廬不可無所舍也二陽之日季冬固陰沍寒深山窮谷皆氷也陽雖漸進氷則凝之古人鑿山谷澤腹之氷而不取春池易銷之氷所以徹陰而導陽既鑿之後其氣上達沖沖以和三陽之日孟春未用此氷也氷安在乎時

蓋納藏於氷室也四陽之日在易九四剛而不中古人蚕為調燮之計出氷之隂以節時之陽獻以羔祭以韭則又皆取陽氣之類而示其尊陽不徒尚隂所以容寓抑揚之意蓋仲春先用氷於寢廟至夏頒氷則畢賦矣先尊而後卑也九月霜降之初履則知堅氷先有肅縮之義霜能成物亦能敗物故場之禾稼畢入於倉而剗滌洗淨無使有遺稼登場滌之餘置朋酒以為饗殺羔羊以為饌躋於學校行鄉飲酒與

夫黨正正齒位之禮飲酒既樂舉其觥之大者以壽

幽之國君卿大夫祝其萬壽無疆也篤公劉之詩曰

既登迺依迺造于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或君燕其

臣民或臣民獻於君歡然有恩燊然有文皆可想見

風化之成也耕耘播穫之事二雅爲常七月所舉農

家養老食壯納禾乗屋納氷勞饗之事其辭簡而事

備此所謂知稼穡之艱難聞小人之勞苦與無逸相

表裏皆爲戒成王也周秦之所以興者其民俱務農

桑而有知義不義之别也周人於一飲一食必進其耇老一衣一裘必獻其君上且夫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羔羊朋酒躋彼公堂豈徒勤事於饁彼南畞乎我朱孔揚爲公子裳獻豜于公言私其豵豈徒勤念於無衣無褐乎以至采荼而甘賤者之食納稼而亟公宫之役皆此義也若夫秦人父取耰鋤而有德色母取箕帚而有誶語抱哺其子而婦姑勃谿出贅出分而孝養不顧此何等風俗乎周之所以興王而久長

秦之所以驟興而忽亡者此也觀其勸課農桑秦人未嘗不加之意也誘三晉之民以耕而務本業者得爵賞逐末利者無紛華開通阡陌之道崇尚富積之家釃渠灌溉沃野富强可謂盛矣而無補於亡秦也若夫周人勸課農桑既有義以為本又因時而施宜自稷封邰至於公劉居豳千餘年之風俗積累常如一日而周公能言之故七月一詩言衣兼衣食也先儒謂首章陳衣食之本自七月流火至入此室處皆

言衣自六月食鬱及薁至萬壽無疆皆言食最為條理明白注疏諸家詳且盡可以類推不待贅說矣惟以義為利而不以利為利大異於秦此殺腹絲身者之不可不先明乎此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

搖予維音嘵嘵

周公以管蔡武庚及淮夷叛我周家其心愛護王室自託如護巢之禽託喻彼叛亂之人如鴟鴞之取子毀巢也今夫護巢之禽指鴟鴞而語之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巢我之誠恩愛斯也我之誠勤勞斯也我之於稚子誠閔念斯也昔者及天尚晴剝徹桑根纏綿牖戶以有此室汝其可毀之乎周公意謂周家創造之難亦猶此耳今女下民如三監淮夷乃敢侵侮王

室予則又託為護巢之鳥其言若曰予手拮据予所捋取萑苕予所蓄積予口盡病謂予未有室家之故予羽譙譙而殺予尾翛翛而敝予室翹翹而危風雨且漂揺之予維鳴音嘵嘵而懼矣此皆危苦之辭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我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

塲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懐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
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
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我徂歸士自言也其後有曰我征聿至者婦人呼其
夫之言也我徂東山久而不歸我來自東又值零雨

之濛濛我自東山而曰歸我心常悲念在西之家室
制彼裳衣庶其不為戎服而無事於行陣之銜枚矛
蜎蜎桑蟲衆在桑野敦敦然征行之士獨宿則亦在
於車下而如彼野中之蠋矣果蠃栝樓伊威委黍蟲
也蠨蛸長踦蟲也鹿場之迹町畽然熠燿螢火也鄭
云五物者家無人則然令人懐感雖非所畏使人懐
思居者行者皆有懐也垤蟻塚將陰雨出穴處鸛好
水長鳴而喜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嘆于室洒

掃穹窒塞之所我征夫今且至矣倉庚飛而毛羽鮮明亦如歸士之還有婦人始嫁之者備黄白曰皇騂白曰駁之馬其車服盛也九十其儀言多儀也縭婦人之褘也郭璞曰香纓也褘邪交絡帶係於體因名為緌係也母送女重結其所係著以申戒之示係屬於人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言夫婦之情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

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隋銎曰斧斨方銎斧也破斧缺斨煩我兵革之意也周公東征止誅其君之罪而正四國之民蓋哀我民人之被誘其德可謂大矣錡鑿屬叱化也嘉善也木屬曰銶遒固也休美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伐柯須斧取妻須媒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我欲見周公乎當以禮迎之而籩豆之踐必行列陳之也籩豆之盛王所自用而不戒司存以迎周公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鱒魴大魚處九罭之小網言周公處非其地我見周

公衮衣繡裳上公在外當迎之也鴻大鳥也飛而遵渚非其宜矣周公宜歸而未得其所於女東山亦暫且宿耳遵陸亦言非其所也周公宜歸而朝廷不巫復之於女東山亦暫宿耳卒章東山之人曰是以有衮衣兮應上衮衣繡裳之言也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應上公歸不復於女信宿之言也所謂西人欲其歸東人欲其留也託言與東山之人酬應而美刺之意隱然矣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之老者頷下垂胡進前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此如周公進退之難也古之遜字借孫字為之春秋昭二十五年言公孫于齊周公處進退之難而遜避之謙碩大膚美之德常如一日王舄有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其下有白黑者服各有屨複下曰舄單下曰屨上公九命得服袞冕故屨亦舄所謂服稱其德瑕

玉之有疵終始皆善如玉之無可瑕疵也